

母亲的指纹

李翔

我陪母亲去镇上录指纹。
走进民政办公室,一位穿绿毛衣的姑娘在桌前忙碌着,身边有好几位年迈的老人。那姑娘对着身份证叫人名,嘱咐身旁的老人怎样按指印,再将这些印记保存进桌前的电脑中。

跟母亲一样,老人们大都风烛残年。可老人们心里亮堂着。政府给自己办好事,心思真细,怕旁人领走了,要记下指印,好给他们发放养老钱。

一位拄着拐棍的驼背老人,指纹太浅太淡了,按了好多次才算勉强过关。原来人的指纹是不一样的,有的像螺母上的纹路,一环一环,丝丝相扣,有的则模糊不清,好似毛玻璃,看不出印痕来。

我下意识拉起母亲的手看看,这只手单薄、枯瘦,好似干柴,上面的伤痕重重叠叠。母亲不至于留不下指纹吧,我在心里嘀咕。前面的老人录完后,我扶着母亲来到桌

前。在那姑娘的吩咐下,母亲将手指对着机器子小心翼翼按上去,眼里漾出一份难得的惊奇与喜悦。不料,姑娘看看屏幕说:“大娘,您的指纹太浅了,跟没有有一个样,还不如刚才那老大爷的。”母亲一怔,随即说:“不会吧,姑娘,是我没使劲,让我再来一次……”母亲以为刚才摁轻了,力道不足,这次指尖铆足了劲,好像摁个油塞子,重重地压下去。姑娘望一眼电脑,连连摇头。

母亲一脸惶惑,将手指拿到眼前,看了又看,摸了又摸,在衣襟上使着劲来回地蹭,又拿起桌边的抹布擦一擦,口中急切地嘀咕着:“咋没有?咋没有嘛,我再试试,不信印不上……”这一次母亲神情格外庄重,她慢慢地举起右手,将手指直直地竖在眼前,仔细瞅了瞅,觉得没啥问题,才牢牢地贴上去,死死摁着,摁着,久久不肯放松,仿佛摁一枚粗大的铁钉,眼睛紧紧盯着姑娘的脸:“快看看,这回咋样呀?”还是不成。

姑娘也觉得意外,抓起母亲的手仔仔细细端详,揉一揉,捏一捏,再按向机器。仍是模糊不清。见母亲满脸惊慌,姑娘安慰说:

“您老别急,咱换个指头吧。”“怪事,真是怪事,指纹哪里去了?”母亲叹口气,无奈地收回拇指,伸出食指来,在抹布上蹭干净了,再试探着摁机器。可能心里紧张害怕,母亲手指有些哆嗦,站着也不大稳当,我赶紧扶住她。“还是看不清,指印哪去了,不会丢了吧。”姑娘有些泄气。母亲这回真是又慌又急,脸色都变了,失声道:“指纹没了……往后咋领养老金……换……换个手行不?”母亲迫不及待伸出另一只手递到姑娘面前。

就这样,母亲把十根手指都试遍了,也没有姑娘满意的指纹。实在没办法,姑娘挑来拣去,勉强选出个稍有点模样的指印录了下来。

母亲的指纹哪里去了呢?
我不禁想起小的时候,老屋门前一张干净的石桌旁,如花的晚霞绚烂地照着,母亲抱着我“罗面面,打罐罐”,抓起我圆嘟嘟胖乎乎的小手,在自己脸上贴着、嘴上吻着。母亲又一个一个掰开我的手指,喜眉笑眼地瞧着,像欣赏一幅漂亮的图画:“这个是‘蒲篮’,这个是‘簸箕’,这又是个‘簸箕’……一

个、两个……总共九个‘蒲篮’,一个‘簸箕’……‘簸箕’往出播,‘蒲篮’往回收……嘿呀,我儿子,好福气哩……”那时候,母亲落满霞光的手多白净,多绵软,多温暖,一道一道的手纹,好似绽放的菊花,一圈一圈指纹,好似散开的道道涟漪……

母亲的指纹哪里去了呢?
回家的路上,母亲闷闷不乐,时不时地抬手看。母亲在为指纹的事忧心呢。路上落着薄雪,有点滑,我拉起母亲的手,小心往前挪着步子。母亲缩在我掌心里的手又冰又凉,让人想到深冬里刚出窖的萝卜,粗刺刺的,硬邦邦的,撒着痂痕,露着伤痕,硌得人好难受。握在我手心的哪里是手指,简直是树皮皴裂的松树枝,让人不忍心多碰。母亲真的老了,腰背驼得厉害,塌陷的山头一般,身子单薄瘦小,仿佛蜷缩在枝头的斑驳的树叶,随时能给一阵风吹走。

母亲的指纹到底哪里去了呢?
蓦然间,我明白了,母亲的指纹多像一张网,一张用爱的丝线织就的神秘的大网,不管我走多远,飞多高,都被她牢牢罩着,护着,牵扯着。我永远也逃不脱她温暖的“羁绊”。母亲的指纹有其神圣的归宿,那一道道象征生命印记的指纹,裹挟着岁月的风霜,烙在了镰刀锄把上,流进了河边的溪水里,缝进了儿女的衣衫中,揉进了长长的面条里,印在了纤尘不染的书架上,装进了我一次次离家外出的鼓鼓囊囊的背包中……

回望来时的路,此生凡是我经过的地方,到处印着母亲深深的指纹。

觉醒的声音

——致敬湖北工运百年

谢山

不是春雷,胜似春雷
从一百年前的京汉铁路
穿越而来,依然
雷霆万钧

闪电,如此耀眼
而觉醒的声音,响彻荆楚大地

那是江岸的汽笛
那是铁轨的震颤
那是工人阶级
第一次挺直脊梁的呐喊

那是二七大罢工
沉重而悲壮的回响
那是中华大地
第一个地方总工会的宣言

那是用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
浇灌出的信仰
那是黑暗岁月里,照亮前路的
觉醒的声音
这声音,至今仍在中华大地上
激荡

彩蝶

李成

彩蝶翩然飞翔
它的翅膀扇动色彩
扇动光

它给这一片山野带来
动感
整个山野都屏住呼吸
生怕把它惊吓

它从容不迫地飞
似乎没有任何东西让它害怕
它本来与世无争
没有谁要把它阻拦

一起一伏 上下拍翅
整个山野都跟着轻轻摇晃
它有理由这么高兴大胆

它充分地享受生命的自由
它理应如此
因为它从一只毛毛虫
经过蜕变的艰难

一刹那间 连草木和岩石
都开始羡慕它
它们也想这么飞一下
多自在安详

殷继东

国产汽车曾多次出现在邮票上,向世人展示着中国民族汽车工业的光辉历程。

1956年7月13日,第一辆命名为“解放”的墨绿色CA10型4吨中型载货汽车,驶下了长龙般的总装线,从此结束了中国人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为纪念这一历史性的大事件,1957年5月1日,国家邮电部发行了一套纪念40《我国自制汽车出厂纪念》邮票,共2枚。第一枚4分邮票上展现的是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厂房外貌全景;第二枚8分邮票上展现的是一汽装配总装车间内即将驶下装配线的解放牌汽车。

1958年,在被人们称为“中国汽车工业之父”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饶斌带领下,一汽又试制出了红旗牌轿车的前身“东风”小轿车,这是我国第一辆国产小轿车。经多年的改进和研制,1964年正式生产出被指定为国家礼宾专用车的红旗华贵型轿车。



5月6日,火烈鸟和反嘴鹈在山西运城盐湖湿地栖息。

初夏时节,山西省运城城市盐湖湿地里,成群的鸟儿或觅食、或飞翔、或嬉戏,为盐湖湿地增添了一道靓丽风景。近年来,运城城市持续加大对盐湖湿地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湿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成为鸟类天堂。

新华社发(薛俊 摄)

鸟儿欢舞

郝蓉

毕业后,我租了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一张床、一张书桌就几乎填满了所有空间。和许多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一样,我很快被工作的洪流卷着向前,每天早出晚归,脑子里只剩下通勤、加班和下个月的房租。
清晨出门,我总习惯性地瞥一眼窗外的天气,随后匆匆汇入赶路的人潮。夜幕降临时,再拖着一身疲惫回到小屋。点一份外卖,追一集综艺,成了这一天仅有的慰藉。曾经幻想过的从容与自由,在现实的磋磨下,变得模糊而遥远。

窗外,其实一直有一棵树,它就守在楼前的空地上。可在那些步履匆匆的日子里,我无暇留意,任它成为被忽略的风景。没多久,我失业了,生活骤然被按下暂停键。每天醒

来,我都会打开招聘软件,屏幕的光亮得刺眼,投出的简历石沉大海,看着一条条已读不回的消息,我的心也一点点沉下去,沉向说不清的迷茫与灰暗里。

在这漫长的停滞中,我第一次,真正看见了那棵树。它的叶子竟那么绿,在晨光里泛着淡淡的光泽,枝条悄悄探向窗沿,温柔地窥探屋内的光景。阳光穿过叶隙,在墙面投下一片片轻轻晃动的光斑,风一吹,光斑便跟着枝叶摇曳。清晨常有鸟儿落于枝头,偶尔啼叫几声,清亮的声音落在满屋的寂静里。原来清晨的阳光可以被静静凝望,原来蓝天与绿意相融的风景,竟能让人如此心安。

于是,我开始常立窗前,什么也不做,只是看风拂过,枝叶起伏又扬起,看光与影,在叶间悄悄游走。那些盘旋不散的焦虑被悄然隔在窗外,世界变得简单、安静,又无比具

体。那棵树,从来都在那里。只是从前的我走得太急,从未为它驻足,它不在意我的境遇,也不关心我的成败,只是循着自己的节奏生长,安静而笃定。这份没有言语的陪伴,给了我久违的平静。

久而久之,我从这棵树上,获得了一份确信:人在彷徨迷茫时,自然或许就是最温暖的归宿。不必远赴山海,不必寻遍天涯,只需将目光安放于一棵静立的树,或是一方澄澈的天空,心便会慢慢寻到它的归处。

这棵树,我记得它夏日的郁郁繁茂,层层叠叠的枝叶遮出一片阴凉;也见过它秋日的叶影斑驳,金黄的叶片在风中轻轻飘落。冬天,树的叶子早已落尽,只剩清瘦的枝干,在寒风中静静伫立。

四季轮回,总有凛冽的寒冬,生活亦是如此。纵使眼下仍有颠簸与未知,但只要看见那棵树,我便愿意相信,春天终会如期而至。

邮票上的民族汽车工业

1996年发行的《中国汽车》特种邮票中第一枚20分邮票上就展示了这款高级礼宾车的风采。

几十年来,解放牌汽车、红旗牌轿车经过不断的革新和研发,新车型层出不穷。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汽车制造厂用了三年时间,完成了换型改造工作,引进了美国、日本、意大利的汽车技术,开发出了具有国际水平的货车。1996年发行的《中国汽车》第三枚50分邮票上展现的就是被誉为“小解放”的解放牌轻型货车,邮票图案选用的是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90年代开发的小巧灵活、客货两用

的解放牌CA1046L轻型载货车。

1969年,在一汽的授建下,第二汽车制造厂在湖北十堰诞生。其产品也是在解放牌汽车技术基础上吸收国外先进技术,重新设计的汽车新品,以生产中吨位货车为主,起名“东风”。1990年6月30日发行的T152《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中的第一枚8分邮票上和1996年发行的《中国汽车》第二枚20分邮票上展示的都为东风牌5吨载货汽车。

除了一汽、二汽之外,我国还先后建成了多个骨干汽车厂和多家地方中、小型汽车

厂。这些厂家和它们所生产的车型在邮票上可见到的有:黄牌牌JN152型8吨载重汽车(普15《交通运输图》邮票的第二枚)、北京BJ212轻型越野汽车(1996-16《中国汽车》邮票的第四枚),以及解放牌汽车底盘改装的大客车(文14《南京长江大桥胜利建成》邮票的第二枚),等等。

这些邮票从方寸中展现了我国的民族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路走来的艰辛与辉煌。恰逢一汽解放公司企业文化刊物《解放》杂志复刊,谨撰此文,以致敬意。

董糖绵长

张世斌

如果不是战友孙长银家在江苏如皋,我不会知道董糖,不会细品它的绝佳美味,也就不会以它为题写下这篇小文。

第一次知道董糖是在1990年5月。我到江苏仪征市参加一个新闻研讨会,然后专程去如皋看望老战友孙长银。我俩都酷爱读书,有说不完的话题,互为知己。退伍后他在一家制糖厂工作,分别17年书信不断。那是我第一次在如皋品尝董糖。近些年,有了快递,我每年春节都能吃到千里之外的董糖,因为有老战友惦记,爱吃甜食的我便有了口福。

董糖不是一般糖块儿,也非芝麻糖或草糖、饴糖。它是用薄蜡纸包裹着的一个小方块面糖,包着是一方糖,打开则是包散面。入口又甜又香又绵软,像饴糖那样坚韧,可以嚼咽。

当地人讲,董糖出自明末“秦淮八艳”之一董小宛之手。她将祖上甜点工艺进行改革,创出独到董糖。她爱慕祖籍如皋的明末四才子之一冒辟疆,甘为妾随冒回家乡定居。

近年每收到董糖,在口中细品的同时,双手抚摸包装盒,看着装饰画,浮想联翩。多少次欣赏中,觉得孙长银为人做事有点儿董糖的味道。

从那次去如皋起,30多年里我到过他的家乡七八次,也多次在他家附近或村边散步,不时遇见村邻,都笑容可掬地打招呼,向长银敬烟时眼神里透着亲切和尊重。此刻,我觉得中等个头的孙长银瞬间高大。他人缘好,村民聊几句就说他为人厚道、热情,谁家有事都主动帮忙。

聊多了,知道他多年用心劝解民事纠纷,深受爱戴。百姓家事本就“狗皮袜子没反正”,公有理婆也有理。可一经他手,里是里表是表,既坚持正义,又合乎情理。他处事风格像董糖,既香甜绵软,又坚韧有力,软中带硬有嚼头。

几十年,村里大事小情矛盾难免,宅基地纠纷,婆媳、兄弟、妯娌不和,红白喜事也会出乱子。孙长银不辞辛苦一趟趟跑,许多纠纷一一化解,时间长了老老少少都尊他为“乡贤”。

孙长银体弱多病,为村民们办事也很累。我俩常通电话,有时接通电话他就说“有丧事,在邻居家呢”。他说,现在村里大都是老弱病残,乡亲们的事不能不管。他笑谈,人淡如菊矣,力所能及,帮人小忙而已。他的话朴实无华,干净,有品,甜甜软软,有董糖的甜香与柔和,余味绵长……

听劝,敢闯

夏秦海

刚入职场时,前辈总轻声叮嘱:“做事别急着往前冲,先沉下心捋清思路,少走弯路就是最快的路。”那时我揣着一腔热血,总觉得旁人的经验只是别人的故事,自己亲身闯出来的路才最踏实。

接手第一个项目,我执意不听前辈“先梳理流程再推进细节”的建议,一头扎进繁杂琐事里,忙到深夜却频频出错。返工的日子里,看着前辈轻车熟路的安排,才恍然明白——那些过来人的叮嘱,不是束缚脚步的框架,而是让我们避开前路暗礁的灯光。

后来我学着听劝,把别人的经验当作行路拐杖,做事多了几分稳妥,少了许多莽撞。可日子久了才发现,拐杖能帮我们站稳脚跟,却不能替我们走完全程;有些路,终究要自己走,有些道理,总要吃过亏,才会真正通透。就像学着为家人做饭,听遍了父母“盐少放、火要慢”的叮嘱,可真正掌握火候、摸清家人口味,还是要一次次炒糊菜、放多盐;就像学着与自己相处,听了无数“别内耗、别纠结”的劝解,可还是在一次次撞南墙后,才慢慢摸透自己的性子,学着与自己握手言和。

慢慢懂得,生活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那些旁人的经验,是岁月沉淀的智慧。学会倾听,学会借鉴,便是为前行再添一份底气,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多几分从容,少几分慌张。而吃的亏、摔的跤,从不是白受的苦。它们让听来的道理,变成实打实的亲身感悟,刻进骨子里,融入日常言行里。那些跌跌撞撞的经历,磨平了年少的棱角,也悄悄教会我们成长,让我们在看清生活真相后,依然有勇气往前走。

听劝,是对生活的敬畏,是懂得借他人的光,照亮自己的路;敢闯,是对自己的信任,是愿意凭自己的脚,走出独属于自己的风景。正是这两者相融相伴,让我们在岁月长河里,慢慢成为更从容、更坚定的自己。

只有春风不偷闲

杨秉坤

在追求效率,习惯了电脑和手机的时代,纸张和笔墨与我们已然渐行渐远。但是,如果静下心来重新拾笔,在笔画间认真体会,会得到一份难得的喜悦。

年少时,书法的启蒙来自祖父。祖父写得一手端庄瘦硬的小楷,每次看他伏案书写,我都趴在桌边,忍不住问:“怎样才能把字写好?”祖父笑咪咪地说:“写多了,自然就好了。”

时光流转,当我真正开始练习书法,方品出其中芳华。从摹写开始,跟着字帖勾勒;再到临抄,逐字逐句揣摩。硬笔书法讲究用腕的深浅力度、运笔的轻重缓急。看着笔迹一点点端正、舒展,喜不自胜。

练字4年,先后跨过三道门槛。最初对照字帖摹写,用半透明纸张覆盖字帖抄写,一日二三十行,重在体会笔画结构,改正之前的写字习惯。多半年时间,字帖摹了两遍。逐渐过渡到对照字帖单独在纸张上临抄。此时,第一道门槛摆在了眼前。之前的摹写已然形成了对字帖的依赖,独立书写时怎么都找不到感觉,约一年的时间,字迹才逐渐有了字帖的痕迹。但是,此时又发现,临抄的字迹,如何都到达不了字帖的水平,总感觉哪里不对,又找不到原因。有些沮丧,甚至要放弃,我知道,第二道门槛来了。

练字的过程,枯燥而艰辛。两位好友的陪伴,方让我找到了新的方向,重拾信心。丽华姐练字已有9年,端庄的书法让我羡慕。她建议我暂停临抄,不能贪多,要从单字入手。她推荐了练字教程,从单字的笔画练习来体会,一天一字,楷体、行体兼顾。过了一年半,我终于摆脱了之前的禁锢。

第三道门槛如约而至。书法并不是单字的艺术,必须结字成行,竖写成列,要讲究整体的美观。此时,我和两位好友结成练字搭档,每日同抄一篇古诗词,互相对照分析,找出不足。当笔画有了个人笔意时,又会面对新的挑战。如何写出书法的气息,这是我在探寻的方向。

又到一季春深时,我坚信,只有春风从不偷闲。它越过山川,拂过大地,默默耕耘,终将把繁花与暖意带到眼前。练字如此,人生亦是。默默坚持的时光,不曾放弃的努力,终会开花结果。